

我死了你就能娶她了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

我把玩着鸩酒，作势要喝。

姬凡冲上前，眼尾猩红，低声笑道：「公主敢死，我就敢杀了你与他的孩子。」

他嫉妒我与贺恒川有孩子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事儿他还真干得出来。

我覆上他的手，轻声细语地哄道：「我放夫君自由，愿夫君与良人百年好合，子孙满堂。」

《望川》已完结

我爱上了一个和尚。

旁人说无望大师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。

我不信，于是我请了天下第一青楼的调教师传道授业。

却不承想，我又打上了他的主意。

他叫姬凡，长得雌雄难辨，一双凤眸千娇百媚，风情万种，轻轻一瞥，就能让人头皮酥麻。

我见过他穿女装，沉鱼落雁，一笑倾城。

相处半年里，我的心里眼里全是他。

与他抵死缠绵时，他笑我肤浅，爱人皮囊。

我大方承认，我不仅好色，还贪心。他人给了我，心也得给我。

一日我束缚他双手，撩拨他，却不成全他，趁他眸色赤红，痛苦难耐，我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他胸前碎发，「做我榻上知己，我便给你。」

「你倒是学得极好。」他舔了舔干涩殷红的唇，笑得摄人心魂，「叫声夫君听听。」

「我的夫君不能是你。」我背过身，轻解罗裳，「你若想听，求我。」

「公主，求你。」他声音喑哑，却又勾人。

我微微侧身，捂嘴轻笑，「夫君。」

他倏然挣脱束缚，疯了一般冲过来，带着我翻滚至软榻之上，「公主玩够了，该我了。」

爱风流爱美人，何错之有？古往今来，有几人真能美色当前，坐怀不乱？

我馋姬凡，我便要馋得尽情尽兴。

父皇母后几次找我促膝长谈，见我不改，索性放任。

公主于帝王，不过是牵制权臣的工具，工具在便好，好不好用是次要。

二

姬凡是个闲不住的人，隔三岔五就要去青楼转转，看看那些姑娘的腰身有没有胖，皮肤有没有黄。

他要求很高，姑娘脖颈上多条皱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月朗星稀，姬凡从外慢慢踱步至房中，坐在烛光下，媚眼如丝地看我。

我心头一动，正要扯他衣带，他噙着红唇，无限感慨：「我新培养的花魁叫起来鸟啾莺啼，公主较之，略逊一筹。」

当了这么多年的公主，喜怒不形于色的功力还是有的，我偏过头，看向窗外，「姬凡，我说过，我要你的人，也要你的心，你心给我了吗？」

他目光一沉，「公主以为呢？」

姬凡这人我不看透，他对谁都好，好到分不出谁是例外。「我不猜，你若不爱我，那便谁也不能爱。」

姬凡垂眸一笑，凑近我，「公主又能爱我多久呢？」

我屈指戳了戳他的鼻子，「父皇赐婚了，贺恒川要嫁进公主府了。」

贺恒川哭着喊着要娶我，他家又是三朝重臣，手握兵权，他做驸马，父皇求之不得。

姬凡笑容不减，一手按着我的肩头，一手护着我的脑袋，压着我倒在桌子上。「公主，我会失宠吗？」

忍了这么久，终于能扯下他的腰带，我笑得奸诈，「凭实力说话，本公主最公道。」

这一夜，姬凡不停哄骗我唤他夫君。喊着喊着，我倒生出了几分愧疚。

三

贺恒川册封驸马，嫁入公主府。

姬凡笑得比新郎官儿还灿烂，我趁乱偷偷掐了把他的腰，「别笑了，我心里有点难受。」

他瞳孔骤然一缩，飞快看了我一眼，偏过头去，笑意更甚，迷倒了不少宾客。

他没那么开心吧。

夫妻对拜时，我看着躲在阴影处的他，不知为何冒出这样的想法。

洞房花烛夜，贺恒川有些拘谨，想看我又怕看我。

见他如此，我不由想到，若此刻是姬凡，该是怎样一番光景。

姬凡艳美绝俗，光彩夺目。

贺恒川阳春白雪，我见犹怜。

正要为他们分出个胜负，贺恒川提醒我该饮合卺酒。

端持酒杯，手腕相交，近在咫尺，呼吸可闻。

我停下动作，脸贴在他脸侧，颇为认真地问道：「长风眼里，本公主到底哪里好，惹得长风非本公主不可？」

「公主性子好。」他侧目看我，星星点点的烛光被揉碎在那一双桃花眼中，竟勾人沉沦。

我仰脖将酒含在嘴中，吻上他的唇，渡入他口中。

他耳尖染了艳色，轻轻退后半步，「公主，合卺酒不是这般饮的。」

合卺酒寓意夫妻二人合为一体，永不分离，他如此看重，看来是真想与我白头偕老。

可他却说我性子好，到底是被假象迷惑。待真正了解，只怕悔不当初。

但也与我无关。

我走到他面前，遵着礼仪，重饮合卺酒。末了，我拉着他的手，「驸马，可以就寝了吗？」

他拦腰将我抱起，缓步走向床榻。

帷帐落下，一室温香。我等着他下一步，他却端端正正坐在床上，「那姬公子在门外偷听，臣先去赶走。」

在他腿迈下床的一刻，我扯住了他的衣袖；「贺恒川，你是驸马，当有心胸，以后我还会纳侍的。」

贺恒川垂下眼眸，沉吟了一会儿，抿唇一笑，「臣认真想了想，臣没有这个心胸。」

我掀开暖帐，冲着门外喊道；「夫君快走，明日我会与你说细节，不要好奇。」

一阵窸窣窸窣过后，万籁寂静。

我攀上贺恒川的脖子，什么也没做，他的躯体就开始升温，白皙的皮肤肉眼可见地变成了粉色。

下一刻，天旋地转，一贯温润如玉，言笑晏晏的贺恒川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他发狠啃噬我的锁骨，「公主，你是我的发妻。」

他很在意我那声夫君？

我清了清喉咙，「你是我的驸马。」

你是驸马，他是夫君，两不冲突。

四

姬凡真是会体贴人。

新婚第二日，他亲自去菜市场买来羊腰子，又是清蒸又是红烧。

饭桌上，贺恒川温文尔雅地夹了一块放嘴里，没嚼两下便翻着白眼吞下了。

我见状，将一盘腰子都倒在姬凡碗中，「见你二人相亲相爱，和睦共处，本公主甚是欣慰。」

姬凡眼波一转，轻扯唇角，从怀中掏出一柄扇子做作地摇了起来。

他的美本就带着极强的攻击性，如此一来，盖过了在场所有人风头。

「公主什么时候给我个名分？」

名分？

这个我倒真未想过。

我询问贺恒川的意思，他蹙眉想了好一会儿，「公主和姬公子是何种关系呢？」

他不知道，还是试探？

我和姬凡相视一笑，暧昧关系不言而喻。

他垂下眼眸，有些神伤，「不如等进宫，臣问问父皇母后吧。」

这是威胁啊，我的驸马温润如玉，谦谦君子，却会这招。

我将另一盘清蒸腰子尽数倒在他碗里。

「驸马，先吃饭，其他容后再议。」

姬凡还欲说什么，被我以目光阻拦。

恩恩爱爱，其乐融融地吃饭不好吗？

五

府中下人分成了两拨，一拨被姬凡迷得神魂颠倒，一拨为贺恒川哀哀怨怨抱不平。

倒是我，经常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无情。

我贴身丫鬟是站姬凡那拨的，她总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捧高踩低。

我笑问她贺恒川哪里不好？

她支支吾吾半天，却没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。

喜欢一个人，不喜欢一个人，理由其实很简单，认真说是说不出来的。

我没继续为难她，却生出兴趣想去相国寺转一转。

我没有带驸马，只拉了姬凡。

与他手挽手走进佛殿，正巧无望在诵经。

他对我行礼，我淡淡点头，但却不自觉和姬凡贴得更紧了。

我已经近一年没见无望了，忍到今日，着实不易。

他瘦了，青色僧袍空空荡荡的，倒添了几分出尘脱俗的韵味。

从前那双小鹿眼睛，没了灵动之气，像一潭深穴，连我最喜欢的手，都枯了糙了。

我偏过头，悠悠看着高大壮观的佛祖像，我的心上人为了不娶我，遁入空门，皈依佛祖，可佛祖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他？

姬凡拉了拉我的衣袖，「公主，要求个签吗？」

「无望大师，我有一心结终不能放下，想问问大师可有开解之法？」我缓缓开口，忍着心头悸动，却不防说到后面，声音染上了悲切。

姬凡眉头跳了一瞬，嘴角的笑意越发灿烂。

我避开他的目光，直直盯着无望。

「世间万事，难在放下。」无望垂下眼睑，双手合一。

「大师为何不问本宫的心结是什么，是不敢吗？」我上前一步，扯着他胸前佛珠，目光灼灼。

他掀起眼帘，古井无波的目光静静落在我脸上。

我心尖一颤，差点转身逃走。

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。」他双手合一，低诵佛号，「众生苦难逃不开七苦，放下方才是解脱。」

这道理换谁都可以信口开河，但做到的人少之又少。

他就是那少之又少的人之一。

无望未出家前叫顾子柏，与我青梅竹马，是已故将军的遗腹子，被父皇养在宫里，做太子伴读。

我从小就喜欢他，没有道理地觉得他比任何人都好。

可他不喜欢我，我堂堂公主哭着求他告诉我，我哪儿不好，我改，他都不肯喜欢我。

如此，我只能逼他。

我向父皇请旨赐婚，父皇说顾子柏背后无家族势力，配不上我。

我在御书房外，跪了一日一夜，终于换来父皇松口。

还不及谢恩，就听到太监传话，说顾子柏去相国寺剃度了。

我赶到时，他戒疤都烫好了，只余一地青丝。

到现在，我府中还珍藏了一缕，与我的青丝缠在一起，意味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

想到曾经种种，我生出不忿，一把扯过姬凡，偎依在他怀中，「大师还是这般寡淡无趣，去准备禅房吧，今夜我要与我的面首留宿。」

无望垂下头，沉默了。

我长袖一甩，嗤笑道：「怎么？怕本公主脏了这佛门净地？」

姬凡凤眸含笑，大手揽着我的腰，轻轻摩擦。「公主不怕佛祖怪罪，那我便陪着公主，下十八层地狱，也可。」

我眉梢一挑，「佛祖为何怪罪，我与你留宿这儿，讨论佛经罢了。」

无望如雕塑一般站立原地，无声反抗，倒激起了我的兴趣。我唤来住持，让他给我安排无望隔壁的禅房。

长夜漫漫，不知两房之间隔音如何？无望又将我与姬凡的欢好之声听去了多少？

姬凡累得瘫在床上，勾着我的小拇指，可怜兮兮地抱怨：「公主就算不心疼那禁欲的和尚，也该心疼心疼我吧。」

我摸着 he 姣好的面容，目光透过他却像是看到了另外一个人，「夫君辛苦了。」

他轻轻叹了口气，「你那心上人也辛苦了，听了一晚上。」

一股冷意爬上我的后背，我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。「闭嘴。」

我纵情享乐，放意肆志，于热闹处张牙舞爪。但其实我比谁都清楚，无论是顾子柏还是无望，我都不曾放下。

我本意想将他拉下神坛，可又不忍他被世人唾弃。遂骗自己移情姬凡，装风流，装下流，装无事挂心头……

眼眶酸涩难忍，豆大的泪水一滴一滴润湿枕头。

「小乖宝，别哭了，我帮你忘记他。」姬凡翻身拥住我，扣着我的脑袋埋进他紧实的胸膛。

「小乖宝？」我被这称呼气笑了，「好难听。」

他搂我搂得更用力了，不依不饶地唤道：「小乖宝，小乖宝，我一个人的小乖宝。」

六

从相国寺回来后，我与姬凡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

像是共同守着一个秘密的盟友，又像是心灵相通兴趣相投的战友。

他说要彻底忘记无望，首要的就是对他欲罢不能。

至于如何欲罢不能，姬凡身体力行地证实了自己的能力。

我总疑心，这人是不是看春宫图长大的，不然怎会如此了解欲罢不能这一层的奥妙。

平日贺恒川同我装得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，他没有责怪我夜夜宿在姬凡房中，但也不肯我给姬凡一个名分。

他身后到底是权势之家，我不好开罪，只能委屈着姬凡。

好在姬凡也不在乎。

太子生辰这日，我与贺恒川去东宫祝贺，刚拐进宫道，就看见无望。

他步履仓皇，胸前带血。

我连忙甩开贺恒川，小跑过去扶他。

他却躲开，避之不及的模样让我想笑。

我就那么令他生厌吗？

「驸马，你与无望大师也是故交，带他去医治吧，太子哥哥那边，本宫自己去。」我努力挺直背脊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仪一点。

因这一桩事，我在宴席上喝得乱醉，太子派人将我送回公主府时，贺恒川不在，来府门口接我的是姬凡。

我搂着他的脖子，嚷着要他带我去寻欢作乐，欲仙欲死。

下人听到这些露骨的话，纷纷垂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

只有姬凡，他笑得坦荡，将漫天星光都比了下去。「小乖宝，有我的地方，就是你的极乐之地。」

他带我登上望月楼，俯瞰万家灯火，与我说所有女子都受用的情话。

我极力配合着他，装作情窦初开的少女。

情动不已，他附身吻我。我却慌张推开他，疯了一般奔下楼。

刚刚我看到无望和贺恒川在街对面的小巷子里，被人追杀。

巷子曲折复杂，我赶到时，正逢贺恒川为救无望，被人砍掉一只手臂。

我骇然失色，捡起一把刀，不管不顾地冲过去，杀红了眼睛。

天空突然炸开一团火花，黑衣人不约而同地停了动作，转身离去。

没一会儿，姬凡赶来，搂着四肢发软的我，紧张地查看我的伤势。

我推开他，没有力气站起，只能四肢并用，爬去无望身边。他揽着昏迷不醒的贺恒川，脸上尽是血污，我看不清他的神色。

七

杀手是谁，查了半月有余，毫无进展。

贺家独子失了手臂，贺老将军大怒，逼着我将姬凡赶出府。

他一直对姬凡的存在感到不悦，为贺恒川委屈，正好借此机会大发怨气。

我不敢不依，送姬凡出府那日，他难得穿了一身白衣，俊朗飘逸得如同谪仙。可说出的话却俗气得很，他趴在我肩膀上，极其认真地道：「小乖宝，夜里记得给我留门。」

贺恒川自受伤以来，变得喜怒无常，经常对着下人发脾气，但无论他心情多不好，只要一见我，必定言笑晏晏。

我问他为何要救无望，他与无望虽是旧识，但远没有这样的交情。

他说无望若死了，他一辈子都没办法与一个死人争我心尖上那个位置。

我忍不住好奇，我到底哪里值得他如此喜欢。之前他说我性子好，相处这么久，他不可能没看清我。

难不成，他傻？

他垂下头，半晌不语，我想着他是不是要现编几条时，他突然抬手扯住我的衣袖，期待地看着我，「元元，给我生个孩子吧。」

我浑身一震，血液倒流。

有个秘密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只有我母后知晓——我难以受孕。

后宫中明枪暗箭，防不胜防，我十岁那年，误打误撞喝了别人送给我母后的落胎药，留下了病根。

母后怕传出去，耽误我日后嫁人，于是隐瞒了下来。

「元元，有了孩子，我父亲的怨气也能平息下来。」他轻轻摇晃着我的衣袖，嘴角扯出一抹讨好的笑意。

我并非铁石心肠，我不爱他，但我做不到不念他的好。「好，你养好身体我们就生。」

他眸中亮起一簇火光，「我身体可以。」

我扯回衣袖，背过身，「再养强壮点儿。」

他不养，我也需要养。

既然答应给他孩子，那便得尽心尽力，尽心尽力后，仍无可能，我方能问心无愧。

八

夜晚，我坐在庭院中喝茶，姬凡坐在院墙上晃荡着双腿。

除新婚之夜在贺恒川那里外，其他时间我几乎都与姬凡睡在一处，已经习惯他身上淡淡沉香。

他不在我便睡不着。

姬凡知道他对我有安眠作用后，逢人就显摆，贺恒川面前，都不收敛。

是以他离府后，也夜夜翻墙来哄我睡觉，待我睡安稳之后，再翻墙离去。

圆月皎皎，繁星点点，我抬头看向姬凡，眯眼乖巧地笑道：「夫君这几日辛苦了，不如好好歇一阵。」

他挑了挑眉，单手一撑，从墙上跳了下来，蹲在我身前，似笑非笑地看我。

我有些心虚，笑得越发谄媚，捏着他瘦削的下巴，柔声哄道：「我要忙一件事，事成之后，我八抬大轿接你回来。」

他勾住我的脖子，往下一拉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眼里是毫不掩饰的防备，「小乖宝，你要做什么坏事？」

我干笑道：「没甚大事，就是给贺家生个长孙。」

他松开我，背过身去。修长的身姿在月色下显露出几分萧瑟。

看着看着，我竟分心了，只觉得他盈盈一握的纤腰真诱人，忍不住从后抱住。

他身子一僵，语气软了下来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：「不能给我生吗？」

我抱着他的腰，转到他前面，仰头看他，「夫君，以后给你生。」

姬凡推开我，眉宇之间尽是阴郁，冷冷看我一眼，背过身去。

他向来对谁都和颜悦色，极少这样。

我叹了口气，「要不我给你在京城买处别苑，三进三出的那种？」

见他无动于衷，我又道：「或是你想要什么新奇玩意儿，我去给你寻来，多少钱都可以。」

他转过身来，满脸怒气，但却笑得灿然，「公主如此大方，不如把心给我。」

话音一落，他欺身上来，封住我的唇，不给我任何反抗的机会。

许久后，我快撑不住自己的身体，他才放开我，拇指擦拭着我肿胀发烫的唇，低沉道：「小乖宝，以后记得这样哄我。」

我忙不迭地点头，「好好好。」

他拉着我往房间走去，声音听起来还是不大愉悦，「我先哄你睡觉。」

我既然答应了贺恒川给他生孩子，自然要生一个清白的贺家孩子出来，不让任何人质疑孩子的血脉问题。

我停下脚步，不肯再走。「夫君回去歇息吧，我自己睡。」

他冷笑地松开我的手，极为潇洒从我身边走过，倒显出几分孩子气来。

我忍俊不禁地同他道别，他先是不理睬，跳上院墙却叹了口气，回道：「睡前少喝茶，你心思重，白日里多做点力气活，夜里或能好睡一些。」

我笑着点了点头。

他转身欲走，又回头，恢复了一贯风流肆意的模样，「实在睡不着，就来找我。」

没有他的夜晚，果然难熬，竟瞪着眼睛看了一晚上的屋顶。

第二日依然如此，第三日也是。

喝了许多养心安神的汤药都不见效。

贺恒川见我眼圈一日黑过一日，竟研究起姬凡同款香囊。他知我喜欢姬凡身上的味道。

但可惜效果甚微。味道能做到一样，但感觉就是不同。

第四日，我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抓耳挠腮，门突然被人推开，紧接着一件红袍从空中飞来，盖在我脸上。

我一惊，忙从床上坐起。

姬凡站在门口，薄唇轻勾，「没我，很难受吧。」

他说这话时，声调轻快，十分得意。

我重新躺下，抱着他的衣服，「走吧走吧，我好像能睡着了。」

熟悉的味道钻进鼻孔，我那时刻被猫挠的心慢慢静了下来，意识开始模糊。

隐隐约约中好像有一个人摸我的脸，还喃喃道：「离了你，我也不好受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的心什么时候才能真的交给我呢？小乖宝。」

九

说来奇怪，药石无医的失眠，就这样被姬凡一件衣服解决了。

贺恒川知道后，笑得有些勉强，眉眼处皆是落寞，「能睡个好觉就好，这几日公主清减了。」

从前他温柔体贴，我能受着，但自从他失了一只手臂后，我便满满负罪感，恨不得立刻怀个孩子了却他的心愿。

是以大夫日日用银针扎我，给我放血，我都毫无怨言地受着。

调理身体是偷偷摸摸进行的，毕竟寻常女子难以受孕都不光彩，何况我堂堂公主。

我天天苦大仇深地出门，脸色惨白地回府。

一日刚换下带血的亵衣，就被贺恒川撞见了。他单手从丫鬟怀中抢过衣服，脸色比我还惨白几分，「谁伤了你？」

我身疲力竭，却也耐着性子回道：「针灸放血时不小心弄到了。」

「为何针灸？」他追问。

我闭目养神，无力回道：「美容养颜。」

扎了半月的针，大夫与我说可以试一试了。

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结果，吃过晚膳便拉着贺恒川去房间。

我体谅他只有一只手，事事亲为。

兴许太过主动，像饿虎扑食，吓到了他，他竟露出了畏怯的表情。

我骑在他身上，一时间进退两难，气笑了。

他抿唇看我，一双眸子乌黑透亮，带着几分楚楚可怜。

我心下一动，软声哄道：「驸马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生个孩子吧。」

他愣了一会儿，单手托着我的背，翻身一转，将我压在身下。

「公主，臣当好好表现。」

他表现还行，但我没怀上。

找大夫，大夫只说多试……

我轮番给贺恒川上补汤，补药，补品……希望他能受得住我试。

贺恒川也体贴，样样分我一半，导致我俩在床上交缠时突然流鼻血，场面一度控制不住。

我捂着他的鼻子，他堵着我鼻子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努力终有回报。

我捂着肚子，告别大夫，喜滋滋跑回府。

一见贺恒川，就忍不住笑出声。

他不明就里，跟着我一起笑。

「驸马，我们成了。」我眼含热泪，声音都在颤抖。

他一蹦三尺高，单手在大腿处重重一拍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但随后又满脸失落，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：「公主还会来臣房中吗？」

见他这副模样，我一时无言。

他知我为难，连忙缓解气氛，「听说怀了身子就容易嘴馋，公主想吃点什么，我们去街上买。」

走了几步，他突然想到什么，拉着我停下，「公主如今不能累着，还是臣去买吧。」

他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不上来，让他自己看着买。

等他回来时，买的却都是我爱吃的。

我有些惊讶，问他怎么这么了解我。

他揉了揉我的发顶，笑得温柔，「十年来心里就一个你，自然时刻注意着。」

「你到底何时喜欢上我的？」这问题着实让我费解，我并不记得我与他有过什么过往。

他一边单手为我剥糖纸，一边回道：「八岁那年，我犯了错事，被我爹逼着游街，并高喊自己无用。你突然冒出来，跟我一起游街，一起大喊，还故意盖过我的声音。」

他一说我便记起来了。

那一年我七岁，同顾子柏一起闲逛，遇见这事，便想着借此机会吸引顾子柏注意力，在他心目中当个不一样的女子。

贺恒川喊的是我无用，我喊的是，我喜欢顾子柏。

「是你让我知道，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宣告天下，而非藏着掖着。」贺恒川将糖块塞进我嘴中，「甜吗？」

所以他便告诉天下人他喜欢我，他要娶我？

我悠悠叹了口气，那时我眼中只有顾子柏，哪里记得他啊。

「甜吗？」他又追问道。

我拽着他的袖子，重重点头。

十

身怀有孕这事，上午请安时跟母后说的，下午满京城都知道了。

来府中道喜之人络绎不绝，可把贺恒川忙坏了。

我一边吃着各式糕点，一边看他温文有礼地接待宾客，莫名生出了温馨感。

正看着贺恒川背影想象未来与孩子玩闹的场景，一抹红影在我眼前一晃，坐在了旁边茶案上。

「恭喜公主，不知公主想听什么好词？我来编两句违心话讨一下喜气。」姬凡一腿撑地，一腿屈膝放在案上，手懒懒托腮，又潇洒又风流又美艳。

众宾客噤若寒蝉，目光流连在我与姬凡之间。

贺恒川走过来，站定我身前，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身上，和煦光影斑驳了他的侧脸，我看不清他的神色，但却注意到他藏在袖中的手紧握成拳，咯咯作响。

「姬公子……」

贺恒川刚开口，就被姬凡嬉笑着打断了，「驸马，我与公主早有约定，公主这会儿该八抬大轿接我进府了。」

贺恒川身形一晃，垂眸看我，我抿了一口茶，缓缓起身，对着宾客笑道：「今日公主府有点事儿，就不管饭了，诸位的心意，本公主不胜感激，慢走不送。」

说完后，我扶着贺恒川的手臂，率先离开大厅，姬凡慢悠悠地跟在我身后。

到了后花园，我转身叉腰怒视姬凡，「你非要今日来惹我不高兴？」

他敛了笑意，眸色深深。「公主说过，我不爱你也不许爱别人，今日是想来问公主，我爱上了别人怎么办？」

爱上了别人怎么办？

我吞了吞口水，「我给你准备点嫁妆？」

他直勾勾盯着我，似笑非笑，「原来我在公主心中，就是一玩物。」

「你有心爱之人，当好生对待，我不会纠缠于你，更会祝福你。」我背过身去，不再看他。

从前种种，虚情假意有，逢场作戏有，但偶尔的真心真意也有。

他笑声破碎，随风四散。

贺恒川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，柔声道：「风大，我们回房间休息。」

我仰头看他，虚弱地笑了笑，「记着，我是无情无义之人。」

「公主只是把情义给了他人罢了。」他轻轻一笑，眼底有光芒涌动。

刚走没几步，身后传来一声闷响。

回头看去，姬凡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双目紧闭。

待大夫来看过之后，才知道他身上遍体鞭伤。因穿着红衣，流了满身的血看不出。

我坐在他床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姬凡是因为我才被人这样折磨吗？

「驸马，你爹会做这样的事吗？」要说最不喜欢姬凡的，当属贺家。

贺恒川认真地摇了摇头，「我爹征战沙场，戎马一生，公主不该这样轻看他。」

我深呼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「好，那就不是，你先出去，这里我一人就好。」

贺恒川嘴唇嚅动半晌，到底顺了我的意，退了出去。

贺恒川一走，姬凡「唰」地一下睁开眼帘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没有血色的面容为他添了几分冷艳。

「公主是个骗子。」他咬牙说道。

「你的伤怎么弄的？」我起身为他倒了杯茶，扶着他的脖子，喂他喝下。

喝完后，他箍住我的手腕，目光静静黏在我脸上，像是要把我看透一般。「闺房情趣，公主想了解一下吗？」

闺房情趣打得他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？这是闺房情趣吗，这莫不是阎王殿情趣。

我轻哼一声，「既然你外面有仇家，就留在公主府，我罩着你。」

「那我心上人怎么办？」他好整以暇地看着我，表情轻松得像是身上这些可怖的伤口不复存在一般。

「接来，我养。」我大手一挥，豪气万丈。

他笑得逐渐狰狞，松开我的手，轻轻推了我一把，「小乖宝，皮肉之痛我能忍，但心上之痛，我忍不了，你快走吧，我怕我死在今日。」

男人心海底针.....

体贴地交代完他不要乱动之后，我便退了出来。

如今，我也有要紧事，那就是好好孕育体内的生命。

从前我想尽办法从他人身上汲取温暖，只为了漫漫岁月，我不至于陷在泥沼独自沉沦。

但现在，我想牵着我的孩子，好好看一看这人世间。

用我微薄力量，给「他」温暖，给「他」幸福。

贺恒川站立在长廊尽头，宽肩窄腰，背脊挺直。

我走上前，撞了撞他的胳膊，「驸马，在看什么？」

他缓缓转身，按着我的肩膀，一双眸子波光潋滟，如春风吹皱的湖面。

望了我许久后，他轻轻叹了口气，「父亲来了。」

耳边一阵轰鸣，我的公爹，那可是个莽撞人，我素来怕他，成亲以来，能躲就躲。

贺恒川察觉到我的抗拒，柔声提醒道：「如今你怀有身孕，父亲不会大声与你讲话。」

是啊，我怀了他贺家的长孙，我怕谁。

但很遗憾，我和贺恒川想错了，莽夫就是莽夫。

我刚进门，他一嗓子差点把我吼聋。

「公主与那姓姬的还有完没完，非要逼老夫把他送进宫里当个太监才老实吗？」贺老将军手持虎头湛金枪，在空中威武一挥。

贺恒川护在我身前，「父亲，会吓到公主。」

我稳了稳心神，绕过贺恒川走到前方。「留不留姬凡，是本宫自由，公爹是要拿这柄枪戳破我肚子吗？」

我挺着并未显怀的肚子，冷冷看他。

姬凡好歹跟过我，我自是要护着，不能任由旁人欺负了。

公爹长枪一舞，打在贺恒川膝盖处。

贺恒川闷哼一声，直直跪在地上。

「你这个没出息的废物，天下女人那么多，你非要这等货色？」贺老将军枪柄捶地，直喘粗气，说完仍是不解气，抬起腿一脚踹在贺恒川肩膀处。

贺恒川身子晃了一下，硬生生接住这一脚。

我冲上前，张开双臂拦在贺恒川身前，「老头儿，本宫是什么货色，你可以去与我父皇讨论讨论，别在这儿倚老卖老，本宫尊你敬你，你莫得寸进尺，再动本宫的男人，我扯你胡子。」

这一长串话，我说得行云流水，中气十足。

面前的贺老将军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嘴唇无声翕动，好半晌才指着，激动道：「这怀的一定是孙子。」

这下轮到眼睛瞪得像铜铃。

他怎么不按常理出招？

贺恒川站起来，将我拉至身后，贺老将军朝他摆摆手，「边关突发战事，今日我来是与你们辞别的。等我平定，就回来陪孙子。」

老将军走后许久，贺恒川仍看着他离去的方向，目光悠远落寞。

他若没失手臂，说不定就能替父征战，如今被囿于一隅，受我豢养，他很难受吧？

「贺恒川，你儿子饿了。」我推了推他。

「好，想吃什么？」他回过身，轻轻扯着唇角。

「西城门那家烧饼。」现在赶过去，他还能跟贺老将军多讲几句。

他垂头一笑，揉了揉我的发顶，大步离去。

看他急匆匆的背影，看来是领悟到了我这层意思。

我哼着小调进府，手在肚子上轻轻摩擦。

有了孩子后，我的性子开始变柔软，整个人都母爱泛滥……

感觉很不错。

十一

刚回房间没多久，父皇突然召见我。

见面的地方是相国寺。

佛殿里香雾缭绕，父皇一身明黄，背脊挺直地跪在蒲团上，嘴里说着一些求佛祖保佑国泰民安，战事告捷的话。

无望跪在后方地上，面无表情。

我在门口等了半晌，他们才出来。父皇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带着我和无望往后山走去。

在一处断崖，他指着山下风光，「看，这都是朕的江山。」

我睥了一眼无望，见他依然面无表情，索性也不搭话，让父皇一个人尴尬。

「元元，你身后有贺家，若朕驾崩，你得督促贺家，不尽余力地扶持新皇。」

父皇盯着无望，话却是对我说的。

我隐隐生出个不好的念头，犹疑地看向父皇。
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「你只需记着朕的话，时间到了你就懂。」

我还想追问，他却让我先走，语气不容置疑。

走了很远后，我回头看去，他正在和无望说些什么，表情激动，动作浮夸。

回府后，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，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。为了舒缓心情，我跑去姬凡房中，想与他斗斗嘴，却发现他不见了。

我急忙问下人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派人去姬凡所在青楼去找，那里也说没回来。

心中不安迅速放大，我拽着贺恒川的袖子来到相国寺，无望也不见了。

寺庙里的人说，父皇回宫后，无望就无端消失了。

他们也在找，现在还没有音信。

脚下一软，我险些没站住。贺恒川眼疾手快地扶住我，将我搂进怀中。

「公主别怕，无望不会有事的。」他声音低沉，很有磁性。

「贺恒川，顾子柏可以不喜欢我，但他不能有事。」我拉着他的衣领，恶狠狠道：「上次刺杀的人，若再敢来动他，我拼了性命也要把他揪出来。」

贺恒川瞳孔一缩，露出受伤的表情，但也只是一瞬，他就隐藏了起来。「无望大师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，臣先送公主回府休息，然后再去找他们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余光看到贺恒川的断臂，心里泛起丝丝不忍，但到底忍住了。

夜半三更，仍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披着外衣在庭院里来回踱步。

突然一只粗糙干燥的手捂住了我的嘴，拖着我钻进房间。

灯火摇曳，黑衣人捂着我的嘴，将我抵在墙上，然后飞快扯下脸上的黑布。

是顾子柏。

悬着的心缓缓落地，眼泪突然不受控制地越流越凶，顺着脸颊砸在他手上。

他像是被烫着一般，飞快松开我，拿着蒙面巾胡乱在我脸上一顿乱擦，还不忘恐吓我一句：「别哭。」

我一头扎进他怀中，哭得越发凶狠，「顾子柏，你要是就这么死了我会一辈子忘不了你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等我腻了你再死。」

他身子僵住，手在我背上一下一下轻拍，待我哭声减弱，他才推开我，后退一步，一副防守的姿态。

我被他气笑了，揉了揉鼻子，讥讽道：「你深夜来找我，却又怕我，到底为了何事？」

「驸马为我断了一只手臂，我来报恩。」他言简意赅。

「如何报恩，给我做小？」

「我是你哥。」他从怀中掏出一块玉佩，扔给我，「我娘在我那名义上的爹征战时，与皇帝在一起了。我不是遗腹子。」

他说这话时，表情带着浓浓嫌恶，我看得心尖一抽，大脑空白。

「君夺臣妻，恶心吗？」他上前一步，扣着我的肩膀，「我这么脏的人，佛都度不了。」

怪不得那一年我当街喊我喜欢顾子柏，他是笑的，可后来却对我避之不及，拒之千里。

怪不得我跪了一天一夜，换来赐婚时，他却突然出家。

怪不得，他怎么也不肯喜欢我。

我脚下漂浮，站立不稳，他松开我，任由我跌坐在地。

在混沌的思绪中挣扎许久，我缓缓抬头，声音干涩难听，「若不是哥哥，你……」

他厉声打断我，「不喜欢。」

话音未落，他已经甩门而去。

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墙角，最后一次力气也被抽干，我蜷缩在地上，无声看着夜幕。

我知道帝王无情，知道命运弄人，知道繁华背后尽是疮痍，知道权力之下皆是枯骨……我知道那么多，可还是觉得冷，觉得失望，觉得讽刺……

为何啊？

我都已经接受了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我，可为何要画上这样不堪的结局。

贺恒川披星戴月赶回来，一见我躺在地上，像风一样掠过来，单手扛起我，放在床上，搓着我冰冷的手，紧张问道：「这是怎么了？」

眼前的少年，眉眼精致，温柔体贴，他对我的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
我重重推开他，缩进被子。

许久都没有动静，我以为他走了，揭开被子一看，他还保持刚刚半蹲的动作。

「公主饿不饿？」他柔柔一笑，眸中跳跃着揉碎的烛光。

我没有回话，只是防备地看着他。

「公主别怕，我就在门外。」说完，他站起身，大约是腿麻了，踉跄了下。然后步履蹒跚地走至门外，将门关上。

看着窗扉上的黑影，我只觉得心里更沉了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什么也分不清，铺天盖地的难过已将我淹没。

十二

在公主府浑浑噩噩过了两日，我抱着一丝侥幸，去深宫里问我那永远贤良淑德的母妃。

母妃低眉垂泪，拧着手帕，似笑似哭，「元元，母后唯愿你此生最爱自己，情爱浅尝辄止就好。」

这道理想来是她用半生参悟的。

我伏地一拜，心如死灰。

出了皇宫后，我不想回府，贺恒川扶着我在京城上溜达。

路过望月楼时，有人唤我，回头一看，是姬凡。他依然一身红衣，手持折扇，站在人流中，美得格格不入。

我朝他招手，「夫君，你来了。」

他一愣，收敛了笑容，款步朝我走来。「又需要我了？」

我用力地扯着嘴角，「明日良辰吉日，我八抬大轿来接你。」

说完后，我仰头看向贺恒川，他的脸笼罩在日光之下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「驸马，大度一点儿。」

「只要公主高兴，臣怎样都可以。」他淡淡一笑，抬手揉了揉我的发顶。

「姬凡，入我公主府后，得对我寸步不离，唯我是从，哄我高兴。若你做不到，便不要上轿，你只有这一次选择机会。」缓缓说完，我从他身侧擦肩而过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贺恒川慢了我两步。小跑跟了上来。

「委屈吗？」我问他。

「委屈，但愿意受着。」他回。

第二日一大早，我还未起，喜轿到了。

姬凡红衣似火，站在我床头，我一睁眼，正好与他目光相撞，他凤眸幽深，似是有无数哀怨呼之欲出。

「你就如此轻怠我？」

我爬起来，半跪在床上，勾住他脖子，吻上他的唇。许久后，我面色绯红地松开他，「哄好了吗？」

他托着我的脑袋，泄恨一般咬了下我的唇。「小乖宝，如今你在让人上瘾这方面，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」

「夫君调教得好。」我推开他，唤来丫鬟为我更衣。

「你如今没了我的衣服也能睡了？」他在我床上找了找，突然转过头，难掩失望。

我没回他。

依赖并不是一个好习惯，这需要足够好的运气，才能不被辜负。

我自认是没有这样的福气，索性戒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

吃饭时，贺恒川沉默寡言，只顾低头吃饭，也不夹菜，姬凡把玩着折扇，一杯一杯喝着闷酒。

我无端生起一股怒火，扔下筷子，吼道；「你们能不能别这么死气沉沉的，给我笑啊。我找你们进府，是想让日子热闹起来的。」

贺恒川和姬凡纷纷停下动作，看向我。

「看什么看，你。」我指着姬凡，「你比他后进府，喊他哥。」

姬凡不可思议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贺恒川，「呵呵，恒川哥哥.....请多多关照。」

他尖着嗓子叫得十分甜腻。

贺恒川忙偏过头，皱了皱眉头。

「开心了吗？」姬凡粲然一笑，夹了块肉塞进我嘴里。

我用力嚼着肉，眼眶却无故酸涩了起来。我这算什么，仗着他们对我好，就要性子欺负他们。

贺恒川叹了口气，掏出绢帕温柔地替我擦去泪水，「这几日没有坏消息传来，那便是好消息，公主别急。」

他以为我是因为找不到无望才情绪激动。我打开他的手，「吃饭，从今天起，府中新规矩，男人每顿要吃够三碗饭以上。」

「三碗饭？」姬凡惊呼。

「三碗饭都不吃，算什么男人。」我柳眉倒竖，吼了回去。

姬凡还欲说什么，我连忙挤出眼泪，委屈巴巴地看着他。

他广袖一甩，将折扇插进腰带，愤愤地举起碗，大口扒饭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腰身慢慢圆润，姬凡和贺恒川俩也跟着圆润。

姬凡发现了我的小心机，拉着贺恒川一起减肥。还说什么色衰爱弛，他们没了好身材，我会看上别的男人。

他们关系处得不错，还生出了惺惺相惜的错觉。

有一日我听姬凡问贺恒川，孩子出来后能不能喊他二爹。

贺恒川说如果是儿子就可以，女儿就不行。

姬凡不依，说儿子女子都要喊二爹。

贺恒川说你长得不正经，会带坏我女儿。

十三

怀孕六个月时，边关来报，战事大败，贺老将军壮烈牺牲。

我心里咯噔一声，那个爱吹胡子瞪眼的老头就这么没了么？

他的孙子还没见过他呢。

贺恒川一言不发，将自己关进房间，第三日，换了官服闯上金銮殿，要求出征。

群臣皆说他独臂，不堪重任。

我着一身戎装，由姬凡扶着，走至殿中，立在他身边，「儿臣愿做驸马另一只手臂，与他齐上战场。」

群臣鼎沸，议论不休。

高位上的父皇突然咳了不停，捂着嘴巴的手一放下，一手鲜血。

宦官乱成一片，扶着父皇进里殿休息。

御医诊断后，表情沉重。

父皇不甚在乎地笑着让我们离开，想来是早就知道了。

刚出父皇寝宫，太子就强行拉着我来到东宫。

「妹妹，无望在哪儿？」他目光犀利地看着我，不肯放过我一丝丝表情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转身欲走。

「妹妹，再不说就来不及了，父皇要传位给这个野种。」他拉住我的手腕，眸子逐渐变得赤红。

传位给无望，父皇疯了吗？他不怕被后世唾弃，遗臭万年吗？

「元元，乖，告诉哥哥，好吗？」他逼近我，笑得狰狞。

门被人一脚踹开，是姬凡。

他疯了一般冲过来，推开太子，将我护在怀中。

太子整了整衣服，双眸一敛，带了杀意，「姬凡，你敢对本宫动手？」

姬凡双膝一弯，跪在地上，「姬凡不敢。」

「若非上次你自作主张放了无望，本宫何至于如此被动。」太子从旁边兵器架上取过鞭子，高高扬起，甩在姬凡身上。

姬凡红衣上立马显出一条暗红。他像是习惯了一般，哼都不哼。

我扶着腰，缓缓蹲下，捏着姬凡下巴，「你身上的伤是他打的？」

太子生辰那日，无望和贺恒川被刺杀，后因我赶到，杀手突然撤退。

想来这就是太子口中的自作主张。

我百感交集，他是太子的人，却为了我谋逆太子，换来了一身鞭痕。

太子冷笑道：「妹妹是心疼了吗，也就鞭了九九八十一下，又用盐水泡了半月的澡。」

「太子哥哥，我身后有贺家，就算贺老将军死了，他曾经的兵也是认贺恒川的。你若没杀成无望，我再不站在你这边，那你该怎么办啊？」

他扬起鞭子准备打在我身上，姬凡猛地站起，将我拦住身后。

「好妹妹，别威胁我，姬凡身上还有我下的毒呢。」太子哼了一声，放下手，「他是我的暗卫之首，我怎能不防？」

「说条件。」我推开姬凡。

「用无望的命换。」太子眸子掠过一丝狠厉。

从东宫出来，已过正午。长长的宫道，看不到尽头，我牵着姬凡慢慢走着。

「姬凡，我不知道怎么选。」我停下脚步，静静看他。

他弹了下我的脑门，「小乖宝，我知道怎么选，你别管了。」

「你会杀无望吗？」我扯住他的衣袖。

「去战场，把命交给老天爷。」我拦住我的肩膀，笑得一脸无畏，「小乖宝，贺恒川比你聪明多了，他早就知道我是太子的人了。」

我疑惑地看着他。

「你真是命好，遇到我和贺恒川两个傻瞎子。」他闷笑出声，「贺恒川说得对，我不能杀无望，我争不过死人。」

「你什么时候跟贺恒川关系这么好了，你们可是情敌。」眼眶酸涩难忍，说着说着声音就带上了哭腔。

「我和他是盟友，和无望才是情敌。」他摸了摸我的肚子，「小乖宝，我和盟友上战场，你乖乖在家给我们生孩子。」

贺恒川独身一人站在宫门，见我来，一只手向我伸出，另一只空荡荡的衣袖在空中纷飞。

我拉着姬凡走向他，与他的手相握，三人声势浩大地回府。

一路上指指点点的百姓很多，我和姬凡故意大声笑给他们听。

贺恒川有些害羞，耳尖红红的，与我十指交扣的手汗滋滋的。

如此一生走下去，未尝不是幸事。

十四

父皇同意贺恒川领兵出征，一同前往的还有顾子柏。

他被父皇藏在皇宫，突然当着百官面冒出来请旨，杀得父皇措手不及。

顾家原也是将门。两位将门之后一同出征，百官都支持，父皇被架在那儿，不得不答应。

战事在即，出发前一天，我将两个绣得歪歪扭扭的锦囊，一个挂在贺恒川腰间，一个挂在姬凡腰间。

他们第一次那么默契，异口同声道：「公主手艺真好。」

贺恒川给了我一张清单，上面写着早上该什么时候起床，起床后该做什么，吃什么，吃完还要我围着花园逛三圈。

还有很多不能，不能无人伺候，不能上蹿下跳，不能情绪激动，不能去热闹处，诸如此类，写了两页纸，末尾还有一句，不能不想贺恒川。

姬凡见了后，非要在后面加上一句——不能不爱姬凡。

整军出发时，我扯住贺恒川的袖子，低声道：「驸马，我会乖的，你要平安归来知道吗？」

他刮了下我的鼻子，眼中波光潋滟，「元元，等我回来。」

他们走后，我真的很乖，所有交代我都照做了，连以往不屑供奉的佛祖，都一日去三回，若边关有捷报，我更是沐浴焚香，在佛堂念诵佛经半日。

无能为力时，才寄情于信仰，求一个心诚则灵。

临盆那天，边关的战事还未平，我躺在床上，痛得大骂贺恒川和姬凡。

委屈、恐惧、无助、期盼……种种情绪到最后都被撕心裂肺的疼痛淹没。

意识模糊之际，我听到门外有人大喊：「公主，胜了，我朝胜了。」

我一喜，身下响起嘹亮的婴儿哭声。

是个女儿，不太好看，母后说是还小，等长开了就好看了。

孩子七天时，大军班师回朝，但回来的只有姬凡。

他晒黑了，加上连日赶路，风尘仆仆的，没了往日的艳丽。

我撑着虚弱的身体靠在府门口，对他招手，「夫君，你回来了。」

他冲过来，将我拦腰抱起，大步往房间走，「坐月子不能吹风，小心落下病根。」

「你怎么先去见了太子？」我攀上他的脖子，「驸马呢，顾子柏呢？」

「小乖宝，我想看看孩子。」他凤眸暗红，嘴唇干涩，声音沙哑得几不可闻。

我垂下眸子，无声苦笑。

到了房间后，他急不可耐地想抱孩子，我推开他，从枕头下摸出弯刀，抵在喉间，「姬凡，你说要保护他的，他人呢？」

他赤红着眸子，紧紧盯着我。「小乖宝在怀疑我？」

「你告诉我，为何你一人回来，为何你回来先见太子？」我低吼道。

「你以为是我杀了贺恒川和顾子柏？」他笑得凄凉，「是啊，就是我，小乖宝，你的驸马死了，你的心上人死了，而我的毒解了，我可以一辈子缠着你，霸占这个孩子。」

孩子突然哇哇大哭，我冷冷看着孩子，不为所动。

姬凡急了，软声道：「小乖宝……让我抱一下吧。」

我扔下匕首，僵硬地抱起孩子背过身，不肯给他看。「滚出去。」

顾子柏的身世最终没有公布出来，他被追封忠烈，葬入顾家祖坟。

贺恒川没有尸首，他为了保护顾子柏，被敌军射了一身火箭，烧得什么都不剩。

跟随贺恒川的护卫跟我讲这些的时候，我只觉得浑身发冷，贺恒川这个傻子，为什么不知道顾好自己，为什么不自私一点，我都这么乖地在等他了，还有我们的女儿，她也在等他啊。

我将从前收藏的顾子柏青丝找出来，在贺恒川衣冠冢前烧了个干净。

姬凡话变少了，也不再见谁都一脸笑，我知道冤枉了他，他去见太子，是太子主动找他，给他解药的。

听下人说，姬凡有次半夜醉酒，跑到贺恒川坟前大骂，说他傻，明明都逃出来了，还跑回去救无望，无望明明就是自己不想活，有什么好救的。

闹到天边泛白，下人才把他拖回来。

可我实在没有心力与他纠缠，生孩子时本就险些血崩，如今遭遇大悲，身子更是衰败得厉害，太医说我已强弩之末。

我没跟他道歉，他没跟我解释，我们就这样当无事发生一般相处。

他知道我的病情后，就不喜欢孩子了，连多看一眼都不愿意。

这日我又咳出许多血，他一边帮我擦拭嘴角，一边笑道：「公主这羸弱之姿，真美。」

「姬凡，我记得你有个相好的，对吗？」我笑意盈盈地看着他。

他收回手，「是啊，好多个呢，但看你可怜，爱我得紧，就勉强自己跟着你了。」

「姬凡，人是能感觉到死亡的，它离我很近了。」

我推开他，走至院门外的凉亭，那里有事先准备好的鸩酒。

我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走，免得死得突然，吓到他们。

「我死了你就能娶她了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」

我把玩着鸩酒，作势要喝。

姬凡冲上前，眼尾猩红，低声笑道：「公主敢死，我就敢杀了你与他的孩子。」

他嫉妒我与贺恒川有孩子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事儿他还真干得出来。

我覆上他的手，轻声细语地哄道：「我放夫君自由，愿夫君与良人百年好合，子孙满堂。」

「我没有良人，我心上只有你一个冤家。」他低吼道。

我放下酒杯，粲然一笑，「姬凡，那你带女儿离开皇家，不要让她成为皇家维系权力的工具，我相信你有能力培养她成为世上最惊才绝艳的女子，以后你就是他爹。」

他揽着我，叹了口气，「我带你们娘俩一起走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「夫君，我们多带点钱财，吃遍天下。」

我揽着我的手更用力了，「好，吃遍天下，把你养胖，你现在抱着都硌手。」

有血从我口中溢出，灵魂像被另一道力量撕扯啃咬。

看来鸩酒不必喝了。

「姬凡，我好痛。」

「小乖宝，小小宝以后不做惊才绝艳的女子，做天下最幸福的姑娘就好。」姬凡搂着我逐渐下坠的身子，声音破碎不堪。

「好。」我瘫在他怀中，再没有力气睁开眼。

我的女儿交给他，会很幸福吧。

我曾多次看到他，偷偷溜到窗户边看她，喊她小小宝。

姬凡，你一个人活在人世间，要保重好自己。

愿你此后最爱自己，情爱浅尝辄止即可。

算了算了，我祝你良人在侧，爱得热烈真挚，拥有所有平凡却珍贵的幸福。

（完）